

大儒二程

程颢与岳父彭思永

王杰

上集我们讲到程颢的妻子,这一集来说说彭氏的父亲、程颢的岳父——彭思永。彭思永在家排行老二,孩提时不用督促就懂得自主学习。彭父常说,以后振兴家业的,一定是这个孩子。彭思永考中进士后,做过海南知县、分宁知县、睦州通判、宣州知州、成都转运使等,宋仁宗时被任命为户部侍郎,官至三品,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副部长级别的干部。

彭思永在宣州做官时,朝中负责农业的大司农到宣州巡查,其他地方官员争相送礼邀宠,他十分看不惯,鄙视地说:

“刮民取赏,吾不忍为。”他终究没有给那个大司农送礼,惹得大司农很不高兴地走了。

他在成都任转运使时,朝中的皇亲国戚常常到峨眉山烧香拜佛,一住就是十几天,地方官员还要送给他们地方特产和奇珍异宝,往往一年就要花去数百万钱,可这些钱最终要出在老百姓身上。彭思永上任后,对朝中官员索要的礼品,一律减去三分之二。有一次,一位朝中大臣来访,见赠送的礼品大为减少,很不高兴,彭思永也没有迁就他。彭思永常说:“耗费民财,来给朝中官员送

礼,以得到朝中官员的宠爱,我坚决不这样做。”

北宋熙宁三年,也就是1070年,彭思永在金陵去世,程颢专门写了《祭彭侍郎文》与《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》,称其“仁厚诚恕,出于自然”“为政本仁惠,吏民爱之如父母”“持守刚劲,不可毫发迁夺,善善嫉恶,不为势利诱,不为威武移”。程颢的这些评价,生动勾勒出彭思永一生的为官与为人——既有仁者心怀,又有硬骨操守。

彭思永为政直言敢谏,处事果决,爱护百姓,其清廉作

风,深受吏民爱戴。他常说:“为官之道在爱民。吾冬处被中,常思天下之寒者矣。”意思是,冬天自己盖着被子,常想到天下还有很多百姓在忍受着寒冷,没有被子盖。这份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,正是彭思永一生为官的底色。彭思永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,但他用一生践行的为官之道,已经写在了百姓的口碑里。程颢日后成为一代大儒,主张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,想来与这位岳父的言传身教也不无关系。

（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《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:大儒二程》）

文化溯源

张伯驹和薛素素脂砚

司新国

1963年元旦的北京,什刹海的垂柳落尽了叶子,枝桠上垂着长长的冰挂,银锭桥的石栏上覆着薄雪,站在桥头西望,晴光里的西山轮廓在寒雾里格外清晰,正是“银锭观山”最清透的时节。

后海南沿的张家寓所里,炉上铜壶鸣鸣作响。张伯驹披了一件藏青棉袍,坐在案前读郭沫若的新年贺词。彼时的他,鬓边霜色已深,但那双见过《平复帖》、见过《游春图》、见过《上阳台帖》的眼睛,依然漂亮如少年。

铜壶的鸣鸣声中,有人敲门:“戴先生从成都来,说有东西要请先生过眼。”

张伯驹放下报纸,微微一怔。戴亮吉乃蜀中旧友,历史学家,与他相识于抗战时期的重庆。此后一别经年,音书寥落,怎的突然北上?

戴亮吉比张伯驹年轻几岁,挟着一个布包袱,见了张伯驹,先深深一揖:“从碧兄,别来无恙?”“亮吉兄,稀客稀客。”张伯驹扶住他,“千里迢迢,元旦登门,必有以教我。”

戴亮吉不答,只将包袱轻轻放在案上,一层层解开。露出一个珊瑚红漆盒,漆面温润,隐有宝光。盒底以小楷书款:“万历癸酉,姑苏吴万有造。”

张伯驹的目光凝住了。戴亮吉缓缓掀开盒盖。盖内刻有细暗花纹,一位丽人凭栏

立于帷前,笔致纤雅,衣带当风。右上篆书“红颜素心”四字,左下“杜陵内史”小方印——那是仇十洲之女仇珠的手笔。盒中卧着一方端砚,砚质细腻,微有胭脂晕及鱼脑纹,宽一寸五分许,高一寸九分许,周边镌有柳枝,隐隐透出暗香。

张伯驹将砚台轻轻翻转,背面刻着王穉登的行草五绝:“调研浮清影,咀毫玉露滋。芳心在一点,余润拂兰芝。”后题:“素卿脂砚,王穉登题。”

张伯驹的手微微颤抖。“端方的旧物?”他问。

“正是。”戴亮吉在炉边坐下,接过张伯驹递来的热茶,“端方当年携此砚入川,随身还带着一部《红楼梦》佳本。宣统三年,保路事起,端方死后,《红楼梦》不知所踪,唯有这方砚台,流落蜀人方氏之手。”

张伯驹闭上眼。他仿佛看见1911年的四川,烽火连天,那位曾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的金石学家端方在乱军中倒下,怀中的漆盒滚落于地,从此隐入巴山蜀水之间。

“方氏之后呢?”

“方氏子孙不谙收藏之道,家道中落。后来,重庆大学教授黄笑芸在旧货摊上偶然得之,花25元买下。黄君本是金石名家,得此宝后欣喜若狂,自号‘后脂砚斋主’。”戴亮吉顿了顿,“然而……”

“然而什么?”

“然而黄君后来经济拮据,又遇人不淑。这方砚台,几经转折,到了我手中。”戴亮吉的声音低了下去,“我知此物非比寻常,不敢私藏。天下之大,唯有你配为它寻一个最好的归宿。”

张伯驹取来放大镜,对着灯光细细审视。

砚台的胭脂晕在灯光下流转,像一滴凝固了四百年的泪珠。他想起了薛素素——那位工诗善画,尤精兰竹,却一生颠沛,数嫁不终,晚年为“房老”以死的“十能”才女。又想起了曹寅: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,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买下此砚,送给这位江宁织造。曹寅败落后,砚台归于曹家后人,砚侧被刻上“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”字样。

“亮吉兄,”他放下放大镜,声音有些沙哑,“这砚台,你携之与我,意欲何为?”

戴亮吉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条:“方氏后人及黄君所经手者,皆有索价。我此来,一是请先生鉴定真伪,二是若先生有意,愿为国有博物馆收之,则功德无量。”

此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,已为博物馆购进不少珍贵文物,馆中藏品虽日渐丰富,但经费一向拮据。看一眼纸条,“这价钱……”他皱起了眉头。

“从碧兄,”戴亮吉正色道,“这方脂砚是薛素素的红颜素心,亦是曹家的‘永保’之誓,它见证了一部奇书的诞生、一个时代的终结。如今它从四川的战火、重庆的陋巷中,一路走到今天,难道还要让它再入私人之手,再遭颠沛流离之苦?”

张伯驹沉默良久。

他想起自己当年为护《平复帖》,变卖家产,险些命丧绑匪之手;想起自己当年虽经全力斡旋,却未能挽回韩幹《照夜白图》卷,使其最终漂流海外的遗憾。他一生过眼金石书画无数,深知宝物自有灵性,遇合有时,离散亦有时。

半月后,张伯驹以800元之价,代表吉林省博物馆收下了这方脂砚。

那天傍晚,张伯驹再次展开那方脂砚。夕阳从窗棂间斜射进来,照在砚台的鱼脑纹上,泛出奇异的光泽。他忽然想起

《红楼梦》里的话: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这方砚台,从薛素素的闺阁到曹家的书房,从端方的行篋到方氏的秘藏,从黄笑芸捡漏旧货摊到戴亮吉的布包袱,它究竟是“真”是“假”?是“有”是“无”?

他研了一池墨,提笔在笺上写下了《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》:“……砚为端方旧藏,与《红楼梦》佳本随身入川。端死后砚流落于蜀人藏砚家方氏手,《红楼梦》本则不知所在。今岁癸卯元旦,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,因为吉林省博物馆以重值收之……”

搁下笔,他望着这篇小文,忽然觉得沉甸甸的。他想起了薛素素晚年“长斋礼佛”的凄凉,想起了曹雪芹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困顿,想起了端方被杀时的惨叫。一方小砚,承载的何止是几百年风月,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执念与守护。

他和潘素决定,捐出所藏薛素素《墨兰》轴,与脂砚一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馆,惟愿画与砚,永相伴。同年夏,故宫文华殿举办“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”,这方脂砚被调至北京,在学术界影响巨大,并先后到朝鲜、日本、柬埔寨展出。一时之间,学界震动,观者如云。

然而,谁也没有想到,这竟是这方传奇砚台最后的荣光。

这方脂砚归国后又在国内多地巡回展出。1966年巡展结束返回北京,风云突变,脂砚等一批珍贵展品不翼而飞,至今杳无音信。尽管曾有连见也没见过脂砚的人,仅凭主观臆想和断章取义,质疑脂砚为后世仿品,但张伯驹在相关考证中明确提出“依此始脂砚斋命名之所由”,并得到周汝昌、吴恩裕及罗继祖、黄苗子、王世襄等多位亲历上手的文博大家认可。展品的失踪也让这方承载了明、清两代文人记忆的名砚,成为“红学”界一大悬案。

“调研浮清影,咀毫玉露滋。芳心在一点,余润拂兰芝。”那一点“素心”,终究消散在了历史的烟尘里,让后人只能对着张伯驹的《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》无限遐想,在他的文字和脂砚展出所拍的几张旧照片中,寻觅那“芳心在一点”的旧梦。

小时候,我生活在豫东周口一个偏僻的小乡村。那里有繁茂的高粱如火炬般挺立在田野中,有金黄的小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更有营养丰富的红薯令人回味无穷,而用红薯叶做成的馍馍最令我难以忘怀,成为我美好的童年记忆。

家乡的土地肥沃而厚重,滋养着每一颗种子,农作物茁壮成长。盛夏时节的红薯叶,叶面光滑如丝,层层叠叠的绿色波纹,犹如一幅细腻的画作,展现着大自然的韵味。一阵微风吹来,红薯叶在风中翩翩起舞,仿佛在诉说着土地的富饶与生机,成为整个村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那时,饥饿如同一把刀,轻轻划过胃的寂寥,只有红薯叶馍时不时能让我打个牙祭,于是我就对它情有独钟。因为我爱吃红薯叶馍,所以母亲就爱做红薯叶馍。

母亲从田地里掐来许多红薯叶,先去掉烂叶、黄叶和虫叶,随后拿到压水井旁,我压水,她清洗红薯叶。母亲会让我剥几根葱,她负责把红薯叶洗净、切碎,连同适量的食盐和调味料一并放入面盆里,腌制几分钟,加入面粉搅拌均匀,就开始和面。和面是个技术活儿,软了,容易粘手;硬了,会少软糯口感。母亲拿捏得恰到好处,和的面不软不硬。母亲和面之前,会在锅里添好水,我负责烧锅。面和好后,静静放置六七分钟,等面醒好,我也把水烧开了,这时就可以上笼开蒸了。

掀开锅盖,算子下是沸腾的热水,母亲在水蒸气和烧锅产生的烟气笼罩下,把和好的面拍成一个个近似手掌大小的饼,直接放在屉布上。母亲动作娴熟,一眨眼的工夫就放好并盖上了锅盖。我烧锅更是卖力,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,也映红了我那淌着汗水的小脸。在我烧锅的时候,母亲又去剥了几瓣蒜,捣成蒜泥,再滴上些许香油做成料汁,之后,就等着红薯叶馍出锅了。

终于等到时间,打开锅盖,一阵清香伴随着热气扑面而来。这时候,我拿着还烫手的红薯叶馍,蘸着蒜汁,吹着热气,便可大快朵颐了。软软甜甜热乎乎馍碰上香香辣辣的蒜汁,在舌尖开出美味之花。在我看来,那可真比现在的美食不知要好多少倍呢。

我的邻家哥哥大毛,经常来我家蹭母亲做的红薯叶馍,临走时母亲还会让他捎走两三块儿。时间长了,我不免有意见,母亲就教育我,你大毛哥的父母常年有病,他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,咱能帮点儿就帮点儿吧。

世事变迁,沧海桑田。现在的大毛哥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,在南方成立了一家公司,谈不上多富裕,但在我们这十里八村也是个成功人士。村里的小街小巷泥泞不堪,村支书想让事业有成的大毛出资给修整修整,说了两次,大毛始终没表态。去年夏天,大毛回来接生病的父亲去省城就医,到我家看望母亲,母亲特意给大毛做了一顿红薯叶馍。母亲也想劝说大毛修路,但她没读过书,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,就和大毛一起唠家常,只字未提修路之事。不料,大毛吃完红薯叶馍,立即给村支书打电话,让他找人核算修路所需的全部费用……

事后,大毛哥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一番话:“兄弟,我吃着老婶儿做的红薯叶馍,不禁想起当年我家的状况,是全村老少爷们把我们一家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。红薯叶馍的味道没有变,它的情怀更不能变啊。”

如今生活富裕了,昔日赖以生存的红薯叶馍早已退出了主食序列,偶尔被人们当作怀旧吃食端上餐桌,也只是为了换换口味而已。

这普普通通的红薯叶馍,见证了周口人民从饥寒困顿到丰衣足食,也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。

诗词周口

答弟子

边韶

边为姓,孝为字。
腹便便,《五经》笥。
但欲眠,思经事。
寐与周公通梦,静与孔子同意。
师而可嘲,出何典记?

【解析】

边韶,字孝先,陈留郡浚仪县(今河南开封)人。东汉末年学者、辞赋家。边韶才思敏捷,能言善辩。以文章知名,教授学生数百人。汉桓帝时,为临颖侯相,征拜太中大夫,著作东观。再迁北地太守,入拜尚书令。后为陈国(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

区)国相,病逝于任上。代表作《老子铭》是老子文献最早的史料之一。

边韶很有口才,曾经白天假寐,学生们暗暗地嘲笑道:“边孝先,腹便便,懒读书,只想眠。”边韶听见,应声回答道:“边为姓,孝为字。腹便便,《五经》笥。但欲眠,思经事。寐与周公通梦,静与孔子同意。师而可嘲,出何典记?”以此来回应他的学生,学生惭愧得无地自容。

(本文选自冯剑星、朱震昊主编的《诗词里的周口》)

刘长征

情系红薯叶馍



我与周口

主题征文选登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

